

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



刘真先生口述历史

访问 胡国台

纪录 郭玮玮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

刘真先生口述历史

访问 胡国台

纪录 郭玮玮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真先生口述历史 / 胡国台访问；郭玮玮纪录. --
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2.12
(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)
ISBN 978-7-5108-0559-2

I. ①刘… II. ①胡… ②郭… III. ①刘真一生平事
迹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4311号

刘真先生口述历史

作 者 胡国台 访问 郭玮玮 纪录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80毫米×970毫米 16开
印 张 17.25
字 数 167千字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559-2
定 价 39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弁 言

口述历史访问计划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，即由筹备主任（嗣任首任所长）郭廷以拟订进行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、政治、外交、文教、经济、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，请其自述生平，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，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。自一九〇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，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、王聿均等二十二人，接受访问者七十余人，成稿六十六份，约四百八十万言。

口述历史资料，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。民国以还，内乱外患交迭相乘，史料损失，不可胜计。对历史真相的了解，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，这些笔录，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。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（或其家属）同意，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卜列为口述历史丛书。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，成立口述历史组，恢复访问工作。

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，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

述原意，不予刻意修饰。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。惟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，或有涉及价值判断、个人恩怨、政治立场，而纪录或有语意不清，印刷或有手民误植，尚祈读者赐函指正。

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谨识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

目 录

弁 言 / 1

一、忠恕传家 / 3

二、父兼师职 / 6

三、在战乱年代中成长 / 9

四、六年安大生活 / 14

五、赴日留学 / 21

六、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行列 / 25

长沙大火 / 28

七、抗战时期的中央训练团 / 31

战时的湖北教育学院 / 32

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处及组织处副处长任内的工作 / 34

八、当选立法委员与辞去立委的经过 / 35

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九、师大校长期间的回忆 / 44 |
| 十、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 / 50 |
| 创立教师福利制度 / 52 |
| 兴建教师会馆 / 55 |
| 初中入学免试常识 / 58 |
| 设置教育建设基金 / 61 |
| 创办实用技艺训练中心 / 62 |
| 师范改制专科并将花莲师范迁地重建 / 64 |
| 扩充与改造水产教育 / 65 |
| 成立中兴大学及省立屏东农专与台北护理专校 / 66 |
| 成立省立体育场及体育专科学校 / 68 |
| 迁建省立台北图书馆与彻底整修博物馆 / 69 |
| 济助山东来台青年及抢救金门中学师生 / 70 |
| 十一、任职“国家安全会议”二十四年 / 75 |
| 十二、参与筹设台湾电视公司 / 85 |
| 十三、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联考制度 / 90 |
| 十四、新竹试办“免试升学”与实施九年国教 / 115 |
| 十五、坚辞教育厅长 / 124 |
| 十六、倡导人文教育与弘扬传统师道并获颁“文化奖” / 128 |
| 十七、主持学制改革工作 / 141 |

十八、应聘担任教育大辞书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/ 156

教育大辞书撰述体例 / 160

十九、出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/ 165

附：“中山学术论坛”双周刊“创刊献言” / 171

二十、我所认识的文教界人士 / 175

胡适先生 / 175

蒋梦麟先生 / 185

陈大齐先生 / 194

傅斯年先生 / 199

刘季洪先生 / 207

梁实秋先生 / 211

钱穆先生 / 216

台静农先生 / 222

蒋复璁先生 / 226

王云五先生 / 229

黄君璧先生 / 235

附录：拟修正学制系统草案 / 240

访 问：胡国台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纪 录：郭玮玮（政治大学边疆研究所毕业）

访问时间：一九八九年六月到一九九二年三月

访问地点：台北市南海路教育资料馆

一、忠恕传家

在中国古老的农村社会里，儒家思想中有关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一直在无形中影响着许多人的行为举止，特别是“忠恕之道”更是许多人一生所奉行的行为准则。我的祖父一生熟读四书五经，对“忠恕之道”更有着深刻的见解，故而将父亲取名为恕三，字子忠，希望“忠恕”两字能成为我家传统的家风。父亲耳濡目染之余，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并认为教育是一种最清高的职业。所以在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，便在家乡创办一所小学，其后他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。当时并无所谓的政府补助经费，完全是依靠庙产来支持的。当学校经费短缺之时，父亲就会变卖家中私产来维持学校开支。父亲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，经常向乡人传布教义。我可以说是在一个充满着教育热忱与宗教虔诚的气氛中成长的。父亲曾数度当选为安徽省凤台县教育会会长和被派为劝学所所长，但都坚拒不就，因为他觉得一旦和官府接近便不够清高了。不仅父亲一生不愿和官府打交道，一般乡下人也是如此，他们怕的是上衙门打官司，宁可私下和解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

乡下人生活单纯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民国初年的农村社会环境大抵都是如此。

我的母亲是陆筱亭先生的次女，贤淑温厚，略识文字。外祖父筱亭公是拔贡出身，在县内颇负声誉，并且精研歧黄，除设塾授课之外，更以医术造福乡里。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。民国二年阴历十月十七日（阳历十一月十四日），我出生于安徽省凤台县西北的刘家楼。凤台县位于淝河与淮河两条水域之间，春秋时代名为下蔡，清雍正十一年始由寿州划出，单独设治。因为设县之后一直没有修筑城垣，市区俨如普通乡镇，故县民惯称县府所在地为下蔡街。由于交通不便，再加上风气闭塞，在安徽省所辖的六十余县中，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小县。可是这个荒僻的小镇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发生的地点，如果东晋没有这场战役，也许凤台这个县名早就被人遗忘了。凤台县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出过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，但我们的邻县，诸如颍上、蒙城、定远、合肥，就曾经分别出现管仲、庄周、包拯、李鸿章、刘铭传等著名的历史人物。

大抵说来，乡村儿童读书较晚，入小学的年龄多为八岁。我则因为家庭的关系，未满七岁即入学就读，但学校呈报给政府的学生名册，仍将我的年龄写成八岁，民国元年出生，所以我在各级学校的毕业证书上均写为民国元年生。民国三十七年，我回南京出席立法院会议时，在台北的家人为我办理身分证，户政人员将我的出生年月日误写成民国元年十月十八日，因而

以后国内外所出版的名人录里，都将我的出生年月日记载为民国元年十月十八日。由此可见很多人的传记对于生年这一项，常有不同的记载，甚至还有人详加考证之后，仍然不能获致定论，除非当事人亲自说明，恐将永远莫衷一是了。幼年时期的我，受到母亲的严格管教，并叮咛我要记牢下列四点：（一）不说谎，（二）不骂人，（三）不打架，（四）不赌博；也要我背诵一些儒家名言，至今我依然深记于心，仍能朗朗上口，未曾遗忘。

二、父兼师职

一个身为父亲的人，对子女的教育工作自负有重要的责任，所谓的庭训便是指父教而言。我的父亲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亲人，也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位老师。民国八年春，我入毓秀小学就读，父亲虽是学校创办人，但也同时担任校长和教师的职务，国文和修身科由他讲授，所以，也算我最早的启蒙老师。

父亲是以庙产创办毓秀小学，当时以庙产兴学是很通行的办法。由于父亲是新式师范学堂毕业，颇富地方声望，我家又薄有田产，才能支助学校办学。毓秀小学所招收的对象以同宗的族人子弟为主，上学六年都不收学费，如果碰到庙产收成不佳时，父亲就变卖私产支持学校的开支。毓秀小学的学生一共大约有五、六十人，女生很少，顶多只占学生总额的十分之一，这是因为只有比较开明的家长，才肯让他们的女儿念书。同学都是族人，彼此也多系亲戚，学生成分单纯，大家相处颇为融洽。我们使用的教科书都是远从上海寄过来的，教师的薪资大约一年有几十块银圆，平常上课都是采单级复式——同一班中有不同年级的学生，混合上课。族人们也都很敬重父亲，不干

涉学校事务。所有学科中以国文、修身、算术三科最为重要。

当时的国文教材，父亲是采用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教科书。我还记得民国八年春季开学时，国文第一课是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，第二课是“天、地、日、月”，第三课是“父、母、男、女”。其后，国内因受美国教育的影响，为注重儿童的学习兴趣，将国文课第一课改成了“大狗叫、小狗跳”，这点和中国的传统教育特重伦理和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是不同的。究竟国民教育是该注重生活伦理道德抑或注重儿童学习兴趣，并以之做为教材的取舍，实在是很值得商榷的。

父亲所教授的国文，首重背诵，次为作文。以今日儿童心理学家的意见而言，皆认为背诵有违儿童心理发展，但据我自身的体验，不论是学中、外语文科目，背诵都是最佳的入门之道。因为幼年时记忆力强，凡能背诵之文，大都可以终身不忘。此外，每周要作文两篇，老师批改后还要再誊录一遍。每天均须写大楷、小楷以练习书法，培养心性。父亲虽然对学生管教严格，但绝不体罚学生。他要我们背诵课文，由于内容颇富文学意味，很多文句又都是押韵的，背诵起来并不困难。修身科则侧重论述做人的道理，其中以孝道最为重要。父亲讲课时，是以叙述故事为主，例如“黄香温席”、“孔融让梨”等发人深省的故事，而不是一味的说教。他常讲解《孝经》一书的要义，所以对于学童的品德教育，更特别强调“孝”。

父亲也鼓励我看一些有益身心的课外读物，如诸葛亮的训子文、曾国藩的家书、朱伯庐的治家格言等，都是他指定我必

须熟读的课外读物。平时，他也强调立志的重要性，自古以来，中国的思想家莫不劝人立志，只可惜现今的教育已经忽略了这点。父亲常举孔子、孟子、朱熹、王阳明、曾文正公等人有关立志的嘉言，鼓励我要及早立志，而我也就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选择了作教师为我终身的志向。父亲常说：立志并不是一定要立什么大志，最重要的乃是要能做好人、做好事，并能贡献所学于社会。

父亲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，一生尽心尽力办理“毓秀小学”。在记忆中，有一位西洋传教士常来我家做客，父亲亦认为宗教能鼓励人向善，以后，就受洗成为天主教徒。父亲原来打算在家兄大学毕业之后，能教书赚钱供我继续深造，孰知哥哥教书不到几年便患了肺病，只得辞职在家中养病。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传教士，可惜当地没有培养传教士的教育机构，所以无法达成父亲的愿望，而只能以教育工作为终身职业了。

三、在战乱年代中成长

民国十四年我自毓秀小学毕业后，便进入寿县初中就读。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北洋军阀当权，内乱不息。而军阀势力下的各省省长、省议员则是互相勾结，割据一方。省以下的地方官吏更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，鱼肉人民，以致农村凋敝，盗贼四起。尤其在每年阴历六、七月间，皖北一带遍地高粱，宛如青纱帐一般，小股匪徒藏身其中，入夜则出外抢劫绑票。地方并无保警人员维持治安，乡民为求生命安全，惟有购买枪械自卫，一枝枪大约售价一百块银元，而且必须远至上海购买。无力购买枪械的民众，只好凭藉红缨枪等传统武器，抵御盗匪。由于土匪出没无常，居民往往一夕数惊。有一晚，我们村里风闻土匪将至，我随着父母“跑土匪”，逃到邻村躲避，那种经验，至今回想起来犹有余悸。

我就读寿县初中时，皖北、豫东、鲁南一带不断发生战乱，当地的公私立中学，都是上课的时间少，停课的时间多。时局不靖，对我们这些正在求学的青少年影响实在太太大了。到后来，只要听到有学校开课就去上学，也不拘是哪一所学校了，所以